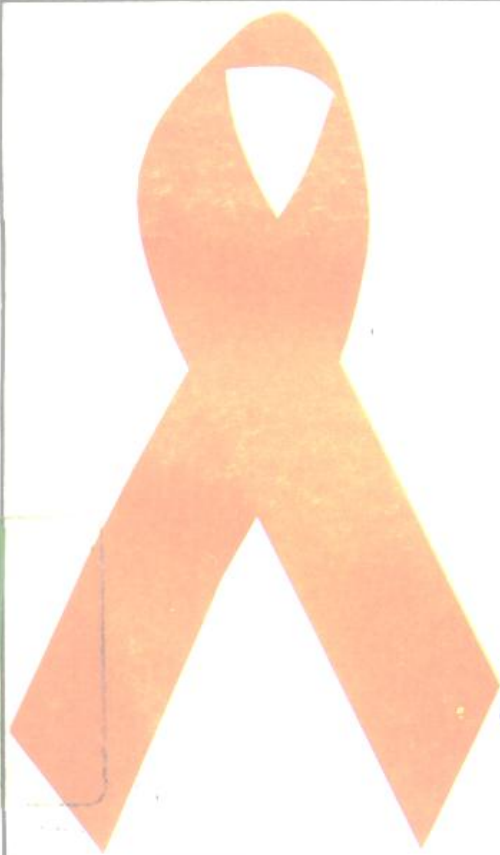


AIDS
AIDS
AIDS

世界魔难

——美国艾滋病采访纪实

著者 张彤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25
400

91520

世界魔难

——美国艾滋病采访纪实

张 彤著



200097769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IDS

世界魔难

——美国艾滋病采访纪实

著者 张 彤

(津)新登字(90)009 号

责任编辑:珊 珊

封面装帧:马 强

世界魔难

——美国艾滋病采访纪实

编 著/ 张 彤

出 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3364046 转 375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制 版/ 天津华太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5 印张 84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63-443-2

G·087

定价:5.00 元

0068/11
内 容 提 要

《世界魔难》是一本对美国艾滋病患者的采访纪实。作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艾滋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以及人们与艾滋病所进行的顽强抗争。

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众多艾滋病患者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染病原因,因而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与思想认识。作者以她独特的采访和敏锐的观察,写出了一系列心地善良各具特点的艾滋病患者,以及他们的生活、向往、爱情、友谊和追求。同时,作者还描绘了美国不同地区的风土民情。

这些采访实录,感情真挚,文笔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前 言

1994年，国际艾滋病研究会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这是自艾滋病被发现十二年来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大型国际性研讨会。在这不寻常的十年中，艾滋病已经夺去了地球上近百万人的生命，非洲的染病人口已达一千万，联合国的医疗组织成员在叹息：“如果不尽快找到治愈艾滋病的办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着非洲从地球上消失。”欧洲和北美洲是艾滋病大肆侵略的另两块大陆。从1982年艾滋病被美国医学界命名之后，感染艾滋病的美国人数在十年间增长到百万，欧洲也有五十万。病毒的流传，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在以加倍的速度增长着！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将注意力投向亚洲这块人口密集的大陆，因为据专家们观察与调查，这一不治之症的下一站将是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在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中，2000年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将

达四千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如今已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妇女和儿童感染上病毒,泰国北部常麦省的一半医院病床被艾滋病患者占据!

与人类历史上其它瘟疫相比,艾滋病有它独特的流传和发病的方式。一般染上艾滋病毒的人要等到八年或十年后才会出现病症,然后迅速衰弱并死亡,艾滋病毒的传播是靠带有病毒的血液和体液。从理论上说,这种流传方式是完全可以被控制住的。然而,由于对疾病预防的教育工作一直没有被重视,这种本来可以被控制的疾病暗暗地从非洲传到欧洲和美洲,又如饥饿的猛兽一般袭掠着亚洲。

对艾滋病的统计数据是惊人的,但它却无法代表失去亲人的无限痛苦和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艾滋病夺去的不仅是人类的生命,更多的是对希望的毁灭,对爱的摧残和对信仰的失落。本世纪不知有多少平凡的与不平凡的人用生命哺育着一个理想:为我们的下一代建筑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他们带着对童年美好的回忆,对少年热烈的留恋和对未来无限的向往走进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为这个世界性的美梦增添了色彩。然而,正当人们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呼、为航天飞机的发射而激动时,世纪末的恶梦笼罩了人们的心灵:患有艾滋病的母亲流泪望着自己的婴儿,不敢想象这个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将孤孤独独地走过人生的旅程,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守在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朋友墓地,目光失落在地平线上,梦想失落在孤独与无助之中;流传在新一代人中的音乐饱

含着愤怒与绝望，流行于新一代人的时装是破烂与古怪，诗歌的词句里是无法抑制的自我摧残，绘画的色彩中是永不愈合的滴血伤口；当上一代人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房子财产时，新一代人却从父母那里继承下这一可怕的病毒！

本篇报道试图以美国年青人的生活为背景，以他们的社会角色、家庭环境与艺术世界为题材，反映艾滋病对美国青年一代成长的折磨。在这些每天经受着疾病折磨的年轻人中，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有我朝夕相处的朋友和伙伴。当我问一位美国朋友：“我是否应该写篇报道呢？会不会引起人们没有必要的忧虑和恐惧？”美国朋友深深地望着我说：“无论你写与不写，疾病都会无情地肆意侵袭。如果十年前有人在美国报道这一疾病，我们也不会失去那么多才华出众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少年儿童！但那时，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如果我们的痛苦经历能够拯救世界上其它国家人民的生命，也许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值几分。”我们古人曾说：“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如果在这饥饿的猛兽侵袭我们国土之前，用知识和教育的砖瓦建起一座抵御的长城，也许我们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其它国家。在我为这篇报道做调查和采访中，无数熟识的和陌生的美国朋友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背负着他们的鼓励和对我国民族的祝愿，我提起了笔……

张 彤

世 界 魔 难

——美国艾滋病采访纪实

目 录

著 者	前 言	(1)
张	第一章 带着愤怒情感的病毒	(1)
彤	第二章 没有艺术的一天	(16)
	第三章 早逝的一代	(35)
	第四章 无父无母的时光	(49)
	第五章 妇女在艾滋病中的角色	(66)
	第六章 寻找圣伊丽莎白	(83)
	第七章 都是上帝的儿女	(98)
	第八章 最终,我们自由了!	(117)
	后 记	(129)
	附录一:世界感染艾滋病地区及人数	(132)
	附录二:美国土地人口和财政收支数据	(134)
	附录三:引用与参考的报纸、杂志和书目	(135)
	附录四: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游行活动主任 丹尼·索罗给作者的信	(137)
	附录五:艾滋病小常识	(139)

第一章

带着愤怒情感的病毒

1989年,古巴,拉丁美洲。

二十岁的路易斯和十九岁的玛丽塔同时被救护车送进了哈瓦那一家癌症专科医院,血液化验的结果,这两个年轻人都染上了本世界末最可怕的疾病:艾滋病。

这种至今仍是不治之症的疾病最初是在非洲被发现的。1976年,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得到扎伊尔的报告,说一种可怕的瘟疫在吞噬着一个个村落,从收集到的化验样品中找不到任何现存瘟疫病毒的迹象。国际卫生组织派出了卫生医疗队,在雨季中的扎伊尔走乡串户,当他们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看到的只是具具死尸横卧在雨水拍打的泥地里,连掩尸的人都没有剩下。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将尸体聚到一起,点火焚烧。火焰带着灰烬和灵魂飞上天空,而给焚尸者留下的是一个不解之谜: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疾

病,如此残酷无情地清洗着整个村落?在带回的化验样品中,国际医疗组织找不到任何答案。于是,他们做了应有的文字记录,在繁忙的工作中,将此事放在了一边。直到几年后的欧洲和美国出现类似的病症,医学界才开始进行专门的探索和研究,艾滋病毒终于在1982年被命名。与其它流行性病毒一样,在艾滋病被发现和命名之前,它已经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然而,与鼠疫、霍乱不同的是,艾滋病毒是靠人的血液和体液流传,医学界没有治愈的办法,但控制和预防病毒的传播却比靠空气流传的病菌容易得多。但是,事实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艾滋病被发现以后的十多年里,病毒的流传并未减速,科学技术的发达并未能减少死亡的人数。

就拿路易斯和玛丽塔这两位古巴青年来说,他们感染上病毒的方式是自愿将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注射进自己的血管,主动接受死亡的拥抱!一个从古巴来美国的年轻人说,他至少认识百十来个自愿注射艾滋病病毒的古巴人,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由于注射的剂量极大,大多数人在注射后一两年内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在这位古巴学生拍摄了这一事件的纪录片时,他解释说:“这种相当于自杀的行为流传在哈瓦那的青年人当中,他们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来表示心中的压抑与愤怒的情感。”

古巴青年的内心压抑从何而来,他们的愤怒情感由何而起,却是科学家们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的自杀行为更是医生们所不能制止的。

1993 年,德国,欧洲。

三名长期住院的病人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被诊断艾滋病毒阳性,当医院查出这三个病人都曾在手术治疗中接受过输血,提供给他们血液用品的是同一家血液银行。德国联邦卫生官员在调查此案中发现,这家公司的四千五百组血液避过了艾滋病的监测化验,有八十家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医院从这家血液公司购买了这些未经化验的血液制品,有可能接受这些血液的人数达几万人。在这个世界上医疗法最健全的国家里,一个血液公司为了避免经济损失竟逃过了法律监督,国际舆论讽刺道:“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大肆宣扬纯净血统,屠杀犹太人;如今纯正的德国血液染上了可怕的病毒,请问:‘世界上有真正纯净的血统吗?’”国际舆论的讽刺激怒了德国新纳粹党里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对犹太人再次进行骚扰,制造恐怖事件,甚至暴力进攻二战历史博物馆。一名年轻的纳粹党员说:“国际舆论把我们的行动领向极端,我们不能在别人的指责面前无动于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难道一种利用血液流传的病毒会带回纳粹阴魂?从小接受二战历史教育的德国青年为何要充当法西斯并不光彩的继承人?

1993 年 3 月,旧金山,美国。

我开着自己那辆蓝色的丰田车从硅谷的一座小城往旧金山驶去。旧金山是加利福尼亚北部最大的城市,纬度与中

国天津的纬度大致相同,但由于处于太平洋东海岸,温暖的洋流给加利福尼亚带来四季如春的气候。本世纪初的加州是美国的黄金产地,来自美国东部和太平洋彼岸的淘金者们满怀着一个寻金的梦想涌到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迅速将旧金山建成一座闻名世界的超级城市。从全美闻名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到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从通往梦想之园的金门大桥,到充满诗意的俄国圆塔,历史不长的旧金山市充满了浓厚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气息,它更是美国西部自由开放的门户。

覆盖着密密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的起伏山峦迅速从车窗外掠过,树丛掩映下的湖水反射着太阳的光亮,我此时并没有心思欣赏这秀丽的风景,目光注视着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头脑里闪过今晚的采访对象。明娜是一名十九岁的黑人姑娘,通过朋友的帮助,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们在电话上只简短地互相自我介绍了一下,便约定了今晚的约会。对她的身世,我一无所知,只是从朋友那儿了解到,明娜一年前做了艾滋病毒化验,结果是阳性,染病方式是注射毒品时用了染有艾滋病毒的针头。

我按着明娜在电话上给我的地址,开上了裴绰山。裴绰山由贫富两个社区组成,富人区的一侧房子宽敞,各具特色,咖啡馆里常有诗人定期的吟诗会,酒吧间里常请歌剧演员登台献艺。我曾几次与朋友们徜徉于依山而建的起伏街道,进餐馆品尝新烤的牛排,下酒吧欣赏迷人的爵士乐。而此时,同是一座裴绰山,我却如驶进了战争后的废墟之中。

几年前旧金山大地震的残迹仍然醒目伫立，没有车门和车窗的废汽车在雨水的浸蚀下已经被污锈所覆盖，街旁到处堆着垃圾，而硕大的垃圾筒却被无家可归的人用来做夜间点火取暖的工具。街道两侧的墙上用喷漆涂着肮脏污秽的语言，“送你下地狱”是最常出现的一句。我在一座破旧的三层楼前停下车，生了锈的门栏上隐隐约约地印着 365 号。我将车子锁好，登上通往楼门的台阶。我在左找右找没有找到门铃之后，决定独自上楼。来之前，朋友建议我带上自卫武器，但无论多危险，我也不肯买枪或刀来自卫。最后决定到妇女商店里买了“霉菌”。在这里使用“霉菌”，要经过警察署办的培训班，结业后领取许可证才能使用这种化学喷剂自卫。当我两天前去注册时，高大魁梧的警官一边写下我的名子，一边问：“要到旧金山去冒险？”谁都知道，在硅谷的小城里是用不着这玩意儿的。“为什么城市一大起来就有这么多毛病？”我问正在查课程表的警官。他耸耸肩，没有回答，然后将课程表一放说：“这星期的班都满了，下星期再来。”证书虽没拿到，“霉菌”还是带来了。

走进明娜住的楼房，一股混合着酸臊、体臭和垃圾腐烂的强烈气味袭来，我一手伸在书包里，握着自卫武器，一手捂着鼻子，往楼上爬。走到二楼时，电梯突然开动起来，生了锈的铁链子在费力地往上拉着电梯，巨大的噪音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我望着布满垃圾的楼梯，停下来等电梯。电梯没有门，我使劲拉开生了锈的铁栅栏门，走进去，按了三楼的电钮，电梯里还算干净，四壁自然也生了锈。仿佛一个

世纪的时间过去了，电梯才从二楼慢慢地爬到三楼，然后，铁栅栏以电影里慢镜头的速度打开了。我刚要抬腿走出去，“砰”地一声，对着电梯的单元门霍然大开，一个弱小的黑人女孩冲出门，朝电梯这边跑，后面跟着一个巨大的黑人妇女。两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叫骂着，只听那个足有三百磅重的妇女叫道：“你这婊子养的，等有一天死在街头或再给抓进监狱里，别回来求我给你擦屁股！”女孩子的嗓门同样高地喊道：“你自己做尽了丢脸的事情，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你以为我这辈子还想见你？”当她冲到电梯门口时，拉着愣在门口的我钻进电梯，然后回身迅速地将栅栏门拉紧，按了一楼的电钮，不等那笨重的女人挪到电梯门，我们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我吃惊地望着这个瘦小的女孩竟有这么大的力气拉动那扇锈死的电梯栅栏，刚要开口，她打断我说：“我知道你是谁，除了毒品贩子和冒险记者没人敢来这个地方。”

我见过的所有美国青少年都发育过盛，而面前的明娜看上去绝没有十九岁。她个子很矮，胳膊瘦得露出筋骨，头发剃成男孩子式的小平头，细细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闪着光亮。我望着她问：“那女人是谁？”明娜移开目光：“我妈！”当电梯下到一楼，明娜仍然攥着我的衣袖，拉着我快步走出楼房，我们上了车，迅速驶出了裴绰山，直到走进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明娜的情绪才松缓下来。经过这一阵逃亡似的奔跑，我一时不知从何开口，明娜更是沉默地吃着炸土豆条。我喝了口饮料，试探着说道：“我在写一本关于青少年艾滋病的书，想问你几个问题。”她眼睛没抬起来，点

点头。

“你知道自己是怎样染上病毒的？”我打开笔记本。

明娜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大概很小的时候。我叔叔是个毒品贩子，我在五岁的时候，我父母托他看我几个晚上，我睡不着觉，他就给我吃了些药片，从那以后，我就染上了毒瘾。开始是吃药片，从十二岁起用针头打，大概就是那时候染上的吧。”

吸毒者是美国人染上艾滋病的主要群体之一。当他们往胳膊上的血管里注射可卡因时，不经消毒的针头上常常留着一点血液残迹，就是这点血迹将艾滋病毒从一个人的身体带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一传十，十传百，如今纽约市的医院里挤满了这些面色土灰的吸毒者，医生们连谁是第一个带病毒者都搞不清楚。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通过注射毒品染病的人当中，常有象明娜这样年轻的孩子们！

“你现在还用毒品吗？”我放下笔记本，望着明娜大大的眼睛问。

“到我这种程度是永远戒不掉了。”明娜将双臂伸到我面前，细小的胳膊上，血管被针头扎得高高隆起，紫硬紫硬的。“自从化验阳性以后，我不再用针头了，只吸些白面。”她又吃起炸土豆条来，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了，她望了我一眼，迅速理解了我的心境，半掩饰半急切地问：“介不介意我将你的土豆条也干掉？”我推推放土豆条的盘子，她将我的盘子端过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你父母对此怎么看？”我又回到准备好的问题上。

“我父亲如今大概已经死在街头了，要不就是躲在吸毒房的角落里过瘾呢！我妈也用毒品，还是个酒鬼。”明娜平静地说着，大口大口地嚼着满嘴的炸土豆条，仿佛在叙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从八岁起，我就开始抚养他们，有时父母一个月不见人影，我得自己想办法找钱买食品。”

“八岁？你往哪里去找钱？”

“贩毒，唯一的出路是去偷来毒品卖，我的运气好，得毒品时都很顺手，偷来自己用一些，卖一些来买食品。”

“你怎么知道哪里有买主？”我将信将疑地问。

明娜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拿起餐巾擦着嘴：“住在我们那一带还愁找不到买主？大多是十几岁的，成年人不会从我们手里买货的。”吃饱了的明娜精神头高起来，她在我做着记录的手上拍了拍道：“我来教你一个游戏。”她将细细的手指在炸土豆条的盒子口上左右摇晃几下，解释道：“游戏的规则是寻找静物构成的空间，你得能将手指头放进去摇晃几下，不得碰任何东西，谁找的空间最小谁赢。”

看她兴趣十足地给我做着示范，我又问：“你上过学没有？”明娜答道：“我用卖毒品得来的钱供我自己上到高中毕业，还供弟弟妹妹上学，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爱他们，我唯一打他们的时候，是他们想逃学的时候。”说完，她又开始找寻起细小的空间来。我沉默地望着她，这个自己还是个孩子却抚养了三个弟妹的小女孩，在美国辍学率不断上升的今天，她却用贩毒得来的钱读完高中，在不知道什么时候